

立冬节气，一直与我脑海里浮现的一幅图画隐约相连：散发着湿软、好闻气息的黄土墙根下，冬闲的农人仁仁俩俩，俱坐、静默、晒暖、唠嗑，几只鸡仔迈着碎步，小尖嘴时不时叨一口地上的阳光，时间在这一刻真正地慢下来，似是有一根银针落到地上，都能够溅起悦耳的清音。

不远处，一群玩“挑兵点将”游戏的孩子，站成两排，挽臂携手，相向而立。只见双方的“司令”一递一句地高喊：“野鸡翎”“砍大刀”“你的人马管我挑”“你挑谁”“我挑X X X个老菜包”……被挑者往往是对方队伍中体格较弱的人员，这时，他就会奋不顾身地向对方队伍薄弱环节撞去，若撞开，则将缺口处两人中的一个拉回本队，若进攻失败，自己就成为了“俘虏”，续在被撞处。然后，双方变更攻守关系，直到把一方的“司令”孤立起来，再重新组队攻守。

与“挑兵点将”游戏相近的，还有“杀羊羔”游戏。即若干人在一大点的孩子庇护下，一个人牵着一个人身后的衣裳，排成一队为“羊”；另一人随便走动，寻找机会，尽力抓住队列中的任何一个人。抓住后他就可以进队，而由被抓者继续抓人。

早年的乡村生活，温馨而令人回忆不倦。脑海里重现昔日的画面时，我正从微信朋友圈的“同题诗赛”中抽身——“小雨霏霏

乌衣水乡行

(组诗)

张 文

苏皖四县毗邻地，坐拥南谯东南隅。滁河清流二水合，恰似双龙来相遇。	东临清流隔河望，西抵京沪铁道旁。良田沃土万余亩，圩区自古米粮仓。
一马平川望无际，平畴沃野绿圩堤。万顷良田铺四方，道路沟渠蛛网密。	号称“安徽第一村”，姑塘美名传四方。曾经一场洪涝灾，彻底改变旧模样。
得天独厚农耕地，自来粮油主产区。风吹稻花千重浪，池塘湖荡漾涟漪。	连日暴雨不停歇，江河猛涨溃蚁穴。万亩圩田禾苗秀，登时茫茫养鱼塍。
富庶一方鱼米乡，丰登五谷旺六畜。红星圩中采菱藕，皇庆湖里荡舟楫。	百年不过大洪水，水淹房舍没门楣。房倒屋塌庄稼毁，美好家园梦破碎。
水乡处处欢歌声，唱响时代进行曲。东向挺进桥头堡，种下梧桐凤来栖。	政府出手救急难，灾后重建挽危澜。因势利导顺民意，集中安置除后患。改水改田防旱涝，阡陌纵横建高标。科技承包机械化，现代经营求实效。
弯道超车奋发力，洼地效应开新局。承接转移与时进，科创新城拔地起。拥江发展指航向，勇立潮头创先机。	富余劳力得转移，建筑工地主力军。田租补贴有保障，打工挣钱累日进。

老街遥相忆	生活宽裕奔小康，追求时尚往与行。小区排排别墅房，进出都是咱村邻。
青石板街三里长，乌鱼摆尾露脊梁，清流河水九回肠，蜿蜒流淌润此方。	
鳞次栉比一幢幢，粉壁灰瓦马头墙，临街店铺门相望，石板街心亮光光。昔日繁华成追忆，梦中儿时常想往，特色美食实难忘，芝麻筋饼、白铁糖。	姑塘新村美名扬，乡村建设好榜样。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生活日月长。

农副产品集散地，提篮挑担赶集忙，河面浮桥微微晃，人声鼎沸震河塘。东门楼子照攘攘，河北小街猪牛羊，最数繁华“十字巷”，鲜鱼水菜拒挨拒。	
--	--

讨买叫卖各算账，磨破嘴皮闹嚷嚷，摩肩接踵生意旺，跑脚小贩虚声张。银行医院电影院，粮店布店洗澡堂，体制带来优越感，“国营单位”金字扛。	乘兴游来路非远，乡情野趣乐无边，彩云洞中探奇险，汪郎毛竹冠冲天。
--	----------------------------------

农民自售奔集上，队里集体送公粮，土产公司忙过磅，葱蒜莲藕成车装。	赤湖铺上春潮现，黄石坝下秋水寒，秦分岭中林果艳，红花桥头新庄园。
----------------------------------	----------------------------------

张家茶馆客盈堂，王氏烤鸭半街香，赤脚行吻青石上，触知温暖与寒凉。千年古街名远扬，辐射百里带八方，旧时水陆码头巷，滁阳首镇水流芳。	
--	--

姑塘新农村	
-------	--

下班后赶着回家，熬了小米粥，被告知老爸血糖高也不能喝，只好煮了碗鸡蛋面条，去赶公交车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去。

立冬后，天早黑下来，华灯早上，沿街人不多，车辆也过了下班的晚高峰。公交站台稀稀拉拉几个人，看来都是赶晚最后7点的那班公交车的。天气微寒，人还不至于瑟瑟发抖，路人和站台上的人也竖起衣服的高领挡风。

这样的夜色甚至于不能称之为夜色，天还早，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不会站在大街上细细打量。现在站在公交站台等车，一下子有了静下来左右看看的时间了。

华灯的光彩晕开来，整条街都是那种半透明的黄亮。我抬眼望见对面楼上正有一轮圆月，在云层影影绰绰，一会儿的功夫，穿过云层向大地洒下清辉。你不抬头看，断然感受不到的，街灯的光辉，早把月亮的清辉浸染透了。我定睛看着月亮，心中的情绪似有还无，前半生那些经历，几经崩溃，现在都了无波澜，自己的故事，自以为惊天动地，对他人而言，不过就是个故事。所以我宁愿闭嘴，按部就班，扛下所谓的人生。月亮也未能引发我的情绪，多情不起来了。我老了，岁月早打造了一副铠甲，披挂在我的身上。

公交车来了，赶紧上去，没有几个人，捡个临窗的位置坐着，还眼巴巴的望着月亮，月亮更圆更亮，随着车轮滚动，好像跟着我走。

脑海里浮想起量子理论说的，如果你不看月亮，月亮就不存在。这太诡异了，我无法理解，我试

立冬接秋凉

李志胜

始微寒/落水荷塘渐枯败/秋风吹尽青寒/万物收藏内敛/霜清冷聚稠/红叶满阶丘/横扫西风去/黄叶不负秋”。而我自己，仿佛就是一位早年那“挑兵点将”或玩“杀羊羔”游戏的逃兵，心头悄然一缕清香，安觅一片欣然，静等着时下这一场冬……

冬，乃终了的意思，有农作物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含意。立，建始也。所以国人又把立冬作为一年冬季的开始。过去，我国是个农耕社会，人们劳动了一年，就利用“立冬”这一天好好休息，顺便也慰劳一下家人。古时此日，天子还有出郊迎冬之礼，并有赐群臣冬衣、矜恤孤寡之制。后世大体相同。

具体到寻常百姓，大人们常借此机给孩子做些新棉衣、新棉袄，一来好过冬御寒，二来让不习女红的姑娘家趁机也“练练手”，以免将来出嫁后“讨婆家烦”。我老家民间至今还流传有“做小袄”的歌谣：“一件小袄正挡寒，准备拆洗这两年，拆了三百六



西涧

366

眼下，走在街头巷尾，常看到有人在晾晒萝卜和雪里蕻，才想起入冬之后天气转冷，正是腌咸菜的最好节气，望着那脆生生的萝卜和碧绿生青的雪里蕻，不禁使人想起儿时家家腌制萝卜干的往事。

俗谚曰：“立冬萝卜，小雪白菜。”意为只有到了“立冬”之日，秋萝卜才算真正成熟。故而，到了这个季节，乡亲们纷纷从自留地里把一颗颗肥嫩的青萝卜、红萝卜、白萝卜拔回来，先将萝卜缨子切下来，留做腌制咸菜，尔后将萝卜装入筐里，到河里清洗干净，准备腌制萝卜干了，这也是皖北农家秋菜冬贮的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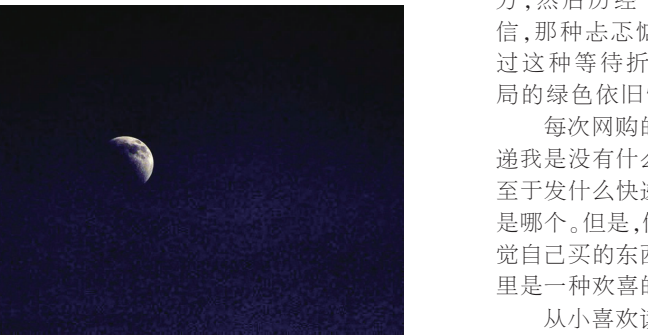
记得家中腌制萝卜干，母亲从来不用，长得胖嘟嘟水灵灵的黑萝卜，都是选甜嫩实心的红萝卜或青萝卜为原料，每次都是先削去萝卜的“小尾巴”，再像切西瓜那样，一切为二，再一切为二。如豆的煤油灯下，母亲就这么不停地忙碌着，以至于我不知睡了多久，迷蒙中还能看到母亲切萝卜的身影。当清晨醒来的时候，堆积如山的萝卜，全都变成了萝卜块，母亲趁着晴好的天气，正把萝卜块摊在外面晾晒，有的摊在竹席上，有的放在柳篮里，院子里到处弥漫着萝卜的香味。就这样，萝卜块经过三四天的晾晒，个个缩成两头尖中间粗，犹如长了两只犄角的小船，无声地停泊在港湾，非常讨人喜欢。

山间盆地小气候，晚熟稻米更香甜，日夕归禽成一景，家鸡个个飞树巅。

山肴野获寻美味，“农家乐”里尝新鲜，近郊山水看不足，花山恰似大花园。

图弄明白，试图劝说自己,想一下,当人们听说地球是圆的的时候，不是一样难以理解吗，不能拒绝接受科学真相。自己极尽全力的想，又似乎想的通，今夜如果我没有观察过月亮，只是忙于乘车，这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对我来说，真的不在我的主观世界。比如这些路人，行色匆匆，没有谁像我现在这么思索，盯着月亮努力地想着，不着边际，那么对于这些路人来说，月亮就是未曾存在过。我开始自作聪明地推及人生,比如痛苦,放下了,就是不关注,那就不存在,不存在就不可以伤害到人，科学和人生密切相关，道理是一样一样的。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人生,学会装进去正能量,丢弃掉负能量,多看,多听,多走,多经历,才能立体和圆满，才是科学的人生。

到站了下车，月亮已经高悬在半空，抬头望它一眼，赶紧走进医院去，老爸该念叨我了。



十块，请个能人做上来。请来金姐纳绒线，绒线纳了三斤半，大襟上插了个八百朝阳，里襟上插了尖翅凤凰，袖头上插了青蛙戏水，胳膊上插了扯手鸳鸯。缝扣缝的天河流水，袄领上插的王母娘娘，缝扣缝的李公李母，做完我儿穿上，上到天堂金殿上，又管阴来又管阳。”

天冷了，寻常百姓家还有“立冬补冬”的习俗。全家人围坐在小火炉旁，就着“一堂春”，缺啥补啥，其乐融融。元·忽思慧《饮膳正要》曰：“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就是说，少食生冷，但也不宜燥热，要有的放矢地食用一些滋阴潜阳、热量较高的膳食，同时可多吃些新鲜蔬菜，以免维生素缺乏。2000年前后，我曾写过一篇《天凉多食“白”》的养生文章，引导“三压”渐高的人们，通过多吃白菜、萝卜、冬瓜、莲藕、山药等“白色食物”，补肺防燥，调理肌体。文章发表后，反响挺好。

立冬节气后，水始冰，地始冻，像野鸡一类的大鸟也不多见。但是“闻时令而动”的土地耕种、管理，抢时争势，不敢懈怠。“立了冬，快出葱”“立冬白菜肥”“冬水透，麦苗厚”等民间谚语，就是对立冬农事活动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深秋的黎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入冬萝卜干儿香

马晓炜

爱。这时母亲拿出家中最大的一个洗菜盆，将晒过太阳的萝卜，分批倒入盆中，再大把撒盐，反复用力揉搓，有的里面搭配上炒过的八角、茴香、桂皮等调料，有的均匀搅拌上白酒、辣椒粉、芝麻、香油等，每揉搓好一盆，母亲就把腌制的萝卜块，装入早已准备好的坛子里，摁紧压实，一坛子萝卜全部弄好，要持续很长时间，母亲一双粗糙的手，被盐水浸泡的，看上去没有半点血色，看着让人心痛。面对我和弟弟们的疑惑与不解，母亲说只有使每个萝卜块搓熟揉透，到时吃起来才够有味，否则现在偷工减料，到时腌出的萝卜干就不好吃。现在想来，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母亲为了让全家吃上可口的饭菜，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待所有萝卜块全部腌完后，母亲找来几块干净的塑料布，剪成坛口大小，然后用棉线逐一封严扎紧，并压上盖子，放置于房间的阴凉处。过上些时日，家中的角角落落，开始氤氲着萝卜干那特有的香味，闻着不觉

在给六岁的小侄女读书的时候，读到了“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小侄女打断我的话：“姑姑，什么是邮票？”什么是邮票，我一时语塞，当年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对这些新生代的孩子们来说就成了古董，一种无法抑制的失落塞满了我的胸腔，顿时没了为她读书的兴致。

什么是邮票，给她说邮票是邮寄东西的凭证，是付费的标志。但是小小的孩子告诉我，不是在网购的时候就已经付费了吗？你的快递单号就是付费凭证啊。我再告诉她，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快递，也没有网购。手机、网络的普及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小侄女不相信：“姑姑，你说的是故事吗？”是故事吗？是的，是故去的事情，但是与我们而言却是记忆中不可泯灭的真实经历，是内心刻骨铭心的存在。往信封里装好写就的信，小心的用浆糊封好，然后再仔细的贴上邮票，再小心翼翼的塞进邮筒，于是那个绿色的邮筒就寄托着寄信人的全部的心思，这种心思会一直飞到远方，然后历经千山万水，直到收到对方的回信，那种忐忑惦念的心才会释然。我是经历过这种等待折磨的，所以直到现在，我对邮局的绿色依旧情有独钟。

每次网购的时候，韵达、顺丰、圆通等等快递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东西收到就好。至于发什么快递，我真的认为不需要计较非得是哪个。但是，偶尔的发一次邮政快递，我就感觉自己买的東西受到了商家格外的重视，内心是一种欢喜的感动。

从小喜欢读书。读《傅雷家书》、读吴均的

深秋的落叶

程丽英

如果找一种颜色来形容深秋的落叶，我觉得火红和橙黄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还要添加上暗绿和灰褐，或者还有墨绿、暗红……

深秋季节，层林浸染，落叶是这个季节的主角，黄的，红的，墨绿的，一片片飘然而下，轻盈的身姿如夏日飞舞的蝴蝶，灿烂的色彩如春日盛开的繁花。一个人走在铺满落叶的小路上，穿过稀疏的枝桠，望见的是蓝的天，白的云，温和的阳光还有深邃的天空。

安静的林子里可以听得见脚下落叶的沙沙声，枫叶的绯红，银杏的金黄，杨柳的墨绿，飞飞扬扬，零零整整的落叶，一片片，打着旋儿，跳着舞，装点着这个静谧的秋晨。秋天是成熟稳重的，秋叶是深邃内涵的，就像人的一生，只有经历了春天的烂漫，夏天的狂热，才能迎来这秋天的稳重与充实。

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沉思过往，回忆那些天真烂漫的日子。天真烂漫的时候总有几个两小无猜的玩伴，那些一起摔泥巴，打水仗的玩伴，也是在这样落叶纷纷的季节里，几个人叽叽喳喳的在村口的树林子里收集美丽的落叶，卵圆形的杨树叶，扇形的银杏叶，多边形的枫树叶还有那灿烂的笑声都如美丽的花朵留存在岁月的记忆里。如今，我离开家乡也有十多年了，那些儿时一起手牵着手，在林子里收集落叶的玩伴，都已经各奔东西成家立业，过着自己幸福甜蜜的生活。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如这深秋的落叶，脱离了母体，却心系着泥土下的根系。

季节的转换，总在一夕之间，或一场小雨过后，窗外的景致就会浓烈的展现着每个季节里不同的色彩。春的五彩缤纷，夏的色彩斑斓，秋的金黄绯红，冬的洁白素净，一切都是这样的美丽和谐。

看惯了春花秋月，习惯了季节轮回，人世间的事实变换就像这深秋的落叶，温度，时间到了，他必须以一个完美的姿态完成自己的飞翔，完成自己灿烂的谢幕。秋霜叶红，一片片美丽的秋叶，醉染了岁月的门楣。

夏天的繁花盛开是一种美不胜收的景致，同样秋天的落叶飞舞也是一种美丽的绽放。落叶没有悲伤，因为他懂的季节的交替里，灿烂的离开是最好的选择。面对着浮华世俗，人心叵测，我们就应像这秋天的落叶一般安静，坦然，平和。不惧风雨的侵袭，即使坠落也要拥有最美好的姿态。

时光流转，季节轮回，时间的流水带走了一季又一季浮华，捡一片落叶，品味秋天的静美，回忆人生的过往，这明媚灿烂的秋叶，是女子挽在头顶的珠花，既有美丽的色彩，也有温婉的气质。

让人口舌生津。这几坛萝卜干，几乎够全家吃到来年开春。

每当母亲将腌制好的萝卜干，从坛中取出来，我和弟弟们迫不及待地争着尝鲜。而母亲这时会把萝卜干切碎，经过简单清洗后，放进油锅爆炒一下，吃起来更加鲜美无比。无论是搭白粥，还是配馒头，那辣甜咸香的独特风味，至今咀嚼，还犹在我嘴边萦绕。

如今，过上富裕幸福生活的乡亲们，已不再把萝卜干作为餐桌上的主菜，但立冬之后，腌制萝卜干的习俗还在传承，只是远离故乡的我，品尝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每每回味时，依然能安抚我想家念亲的离愁。



成速离。情人间纸短情长的絮语已经成了每晚的电话粥，粥喝过，不经消化就了无痕迹了。那种牵肠挂肚的牵念和反复阅读珍藏的情书已经变成了“唾手可得”的微信、语音，很少再有人“见字如面”了，很少有人再“纸短情长，不忍罢笔”了，连书信格式都弄不明白的现代青年人，再也不会写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比散文还要精美的情书了，当然，也不会再有“傅雷家书”问世。

那种珍稀邮票，研究邮戳的岁月不会再有了，那种“截稿日期以邮戳为准”的语言再也不会出现在各类征稿启事中了，因为邮票已经成为了古董，邮戳就更是无从谈起。我的小侄女不知道为何物的“邮票”真的远去了。有谁能还记得当年收到信时仔细辨认邮戳的日期，看看这封自己那么期盼的信在路上走了几天，没有了，真的再也找不到了，那种盼望回信的渴望和期待的眼神我们是再也看不见了。当我们在科技的飞速发展中飞越万水千山的时候，也在无形之中遗失了等待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望穿秋水”般的思念与浪漫。

